

绝地突围

■ 冯 杨



记 忆

31师作战科副科长枫亭几乎是一路奔跑着来到师指挥所。

尽管对于战争早已习以为常，但是走进指挥所的一刹那，枫亭还是心中一凛——指挥所的气氛异常凝重而压抑。

师长赵兰田一束接一支地抽烟，见枫亭到来，立刻站起身，急切地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枫亭同志，现在情况非常紧急。下珍富里敌情发生重大变化，根据整个战场态势和友邻部队动向判断，第五次战役可能提前结束。当务之急是要把插入下珍富里以南的91团收拢回来。可是与91团电台联络不上，没办法把战役结束部队北撤的消息通知他们。”

说到这里，枫亭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

赵兰田的目光凝视着枫亭：“师里决定派你去寻找91团，能不能把91团带回来就靠你了。”

91团是一支英雄部队，诞生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。如果不能把91团带出来，那将是人民军队的一个莫大损失。

来自华北太行山区、13岁就参加抗战的枫亭，深知自己的使命有多么重要。

此时，美2师的特遣队将配属宋时轮兵团的12军31师和34师阻隔于洪杨公路以东地区。31师91团已进至兄弟峰一带，是穿插最远的部队，已经孤悬敌后，岌岌可危。

参谋长林有声把一封信交到枫亭手里。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出身、经历过抗战的军人，此时眼睛也不免有些湿润。他动情地对枫亭说：“通过敌火封锁区要小心，一定要找到91团，越快越好！”

枫亭对着军用地图再次仔细看了一遍，把兄弟峰和射南山的地貌特征和具体方位牢牢记在心里，然后往腰间别了两颗手榴弹。

临行时，枫亭紧紧握着师长的手，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蹦出，仿佛是誓言也仿佛是诀别：“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会找到91团。”

枫亭带着朝鲜人民军5师派来的翻译——朴排长，以及3个侦察员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
这是一个悲壮的画面：就在志愿军大部队向北转移的时候，5个身影迎着敌人的炮火向南疾行而去。这一天，是1951年5月20日。

束沙里公路是通往91团前出位置的必经之路，充其量不过四五米的宽度，要是在平时几步就跨过去了。可是，现在它却像是一条静伏着的蟒蛇，随时会张开毒牙吞噬过往路人。时间非常紧迫，必须趁敌人还没有合围之前，尽快通过束沙里公路。

枫亭说了声“走”，带头向前冲去。这时，突然从西南方向打来一阵排炮，枫亭和朴排长迅速就地卧倒。炮弹在他们四周纷纷爆炸。过了一会儿，听听

没有炮弹飞来的响声了，他俩从地上爬起来，正准备继续前进，却发现3个侦察员都不见了。

“侦察员可能牺牲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朴排长问。

“我们走。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！”枫亭坚定地回答。

彼时，为了协助91团突围，位于小都峙里的93团正在浴血奋战，顶住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扑，迟滞敌人的合围行动。93团的英勇阻击，为枫亭寻找91团传达命令，赢得了宝贵时间。

越过束沙里南边的公路后，他们开始爬山。有路走路，无路越野穿林，凭着对地图的记忆，枫亭和朴排长于21日3时左右，摸到了兄弟峰南侧。

走着走着，机警的枫亭发现有个身影藏在一棵大树后面。他一边掏出手榴弹，一边大声问：“是91团的吗？”

大树后面闪出一个小战士，他警惕地问：“我是2营战士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师作战科枫亭，马上带我去见你们营长张双春。”

枫亭很快见到了2营营长张双春，但张营长此时也不知道团部的具体位置。枫亭向他传达了师指命令，要求2营做好突围准备。

随后，枫亭与朴排长向西北方向找去。拂晓时分，他们在射南山西南的一个村子里终于找到了91团团部。一直保持电台静默状态的91团领导，显然对战局的变化一无所知。枫亭的突然到来，让正在部署进攻下珍富里之敌的91团长李长林感到无比意外。

枫亭把林有声参谋长的信交给李长林，并报告了战场局势的重大变化后，李长林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。

前路漫漫，能否突出重围，谁也无法预料！

李长林是红军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一员虎将。此刻面对强敌，李长林虽然心里捏了一把汗，却并未显出丝毫不慌乱。他镇定地对政委张士诚说，通知各领导干部立即召开会议。

会议的焦点是突围路线。指挥所提出原路突围和迂回突圈两个方案。有人提出原路撤回可以尽快与师里会合，有人认为迂回突围便于隐蔽企图。

枫亭根据敌人调动和炮火封锁的情况，提议执行第二方案：部队迅速向东南迂回转移。枫亭的提议得到了团长李长林的支持，具体的转移路线为：涉南汉江，经12350高地南麓、元卜洞、鞍鞍洞，越过公路到广川以北地区。

二

31师指挥所。

师长赵兰田拎着一支美式卡宾枪，来来回踱着步。几天几夜未能合眼，他眼睛红红的，眉宇间堆满焦虑和不安。

枫亭出发之后，赵兰田和林有声一步也没有离开过电台。这真是个漫长的等待啊！

枫亭啊枫亭，你究竟找到91团了没有？

天快亮的时候，天空飘起了雨滴。这让赵兰田感到了一阵莫大的安慰：雨

天无疑会对91团的撤退带来帮助，美军的军机和装甲车都会因天气影响而有所收敛。这不能不说是个好兆头。

21日10时许，91团开始转移。李长林让尖兵排的战士全部换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美式武器，戴上钢盔，大摇大摆地行进。这一招还真管用，敌侦察机在头顶盘旋了一阵，晃晃翅膀飞走了。敌人把这支大白天行军的队伍误认为是自己的同伴。

团长李长林和师作战科副科长枫亭带着一个侦察班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边搜索边前进。91团脱离兄弟峰后，从外巨文里来到南汉江边。

侦察班选择一处平坦狭窄的渡口，李长林亲自试探水深后，引导部队徒步涉江。全团按1营、2营、3营的顺序依次渡过南汉江，并迅速进入内新基以北深山密林中隐蔽。

暂时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，政委张士诚指示通讯参谋架设电台天线，开通电台与师指取得联系。一连几天处于失联状态的91团电台，一下联络上了师电台。

21日中午，31师指挥所的报务员突然惊叫一声：“91团电台信号出来了！”

赵兰田一把抢过报务员的话筒，一颗悬着的心稍稍落地了。

傍晚时分，暴雨如注，91团再次向东迂回转移。师作战科副科长枫亭、91团参谋长刘玉声与朝鲜人民军朴排长带着尖兵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距离直属队200米。为防万一，如果遇到南朝鲜军，就由朴排长用朝鲜语上前应付。

元卜洞，位于三七线与三八线之间，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。

91团在这里与南朝鲜军发生了戏剧性的遭遇。

靠近村子时，尖兵排发现村口站着几个人，还听到他们之间用朝鲜语对话。

会不会遇上人民军了？枫亭扯了一把朴排长，一边用朝鲜语打招呼，一边迎上去。

就在枫亭与对方握手的一瞬间，电光石火般地闪过一个念头：南朝鲜军！

这时，朴排长走过来，用朝鲜语说了声，自己人。对方用手电筒照了照身穿雨衣的两人，没有吭声。

尖兵排从村口经过，几个南朝鲜军士兵居然鬼使神差地紧跟上来。走出村子约一里路，参谋长刘玉声一声令下，朴排长用朝鲜语大喝：“不许动，缴枪不杀！”

战士们猛扑上去，干净利落地卸了敌人的枪。原来这几人是南朝鲜军掉队士兵，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做了志愿军的俘虏。

二

31师指挥所。

师长赵兰田拎着一支美式卡宾枪，来来回踱着步。几天几夜未能合眼，他眼睛红红的，眉宇间堆满焦虑和不安。

团长李长林立即带领1营跑步前进，抢占900高地。同时，他命令1连留下，接应后方2营。

22日，天刚蒙蒙亮，91团主力经过一夜的艰苦行军，越过广川，进入间坪里以南地区。距离五台山已经不远。

李长林的心情顿时放松不少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三

900高地的山垭，是91团撤退的唯一通道，绝不能让敌人抢先机。

团长李长林立即带领1营跑步前进，抢占900高地。同时，他命令1连留下，接应后方2营。

22日，天刚蒙蒙亮，91团主力经过一夜的艰苦行军，越过广川，进入间坪里以南地区。距离五台山已经不远。

李长林的心情顿时放松不少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枫亭啊枫亭，你究竟找到91团了没有？

天快亮的时候，天空飘起了雨滴。这让赵兰田感到了一阵莫大的安慰：雨

向，先是要经过第一道弯，路过军人服务社和澡堂门口后由东转向北，再经过教练室爬坡向西北，经过岸勤部机关小白楼后，再向东北下坡……直到流向码头，流进各条潜艇。

在结束一天的忙碌之后，军港上空的回声，除了潮水声，就是海风声，偶尔也有个别潜艇用柴油机充电的声音。在这些声音的交响乐中，水兵们有的值更站岗，有的挑灯夜读，有的进入梦乡……

这声音清脆悦耳，冲破路面，飞出树丛，响彻港区。小鸟被惊动，呼啦啦成群飞出；路上的小石子一边敲击着坚硬的路面，一边飞速滚向路旁的草地。

队伍在行进着，歌声、口号声在流动着，工作皮鞋发出的特别声响在有节奏地迸发着，流淌着军营特有的激情与青春，回响在海岸边，回荡在港口上空。熟悉这回声的老兵，一听就知道，什么时间是上艇时间，什么时间是返回宿舍时间。

很快，官兵照例要上艇转动机械了。大家换上蓝色的工作服，整装列队，向码头方向进发。

从宿舍到码头，有20多分钟的路

回声流动着，从宿舍区向码头方

军港回声

■ 彭化义

人在军旅

当过潜艇兵的人，忘不了当年潜艇兵与众不同的衣食住行，艰苦中有甜美的，独特中有自豪。无论是在梦里，还是在闲暇时，我的脑海中总时不忘闪现出几十年前军港里的景象。

清晨的港湾静谧如画，平静的水面如镜子一般，倒映出远处的山峦和灯塔。偶尔有交通艇驶过，艇尾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。码头两侧，并排泊着一艘艘潜艇，像是在吃奶的小船，通过各种管线，从码头上贪婪地吮吸着气、油、水等营养。山脚下的营区内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苏式风格的营房，黄墙红顶，在一片绿树掩映中显得格外醒目。

一阵起床号响起，军营里立刻热闹起来，跑操、扫除、开饭，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。

很快，官兵照例要上艇转动机械了。大家换上蓝色的工作服，整装列队，向码头方向进发。

从宿舍到码头，有20多分钟的路



挂断电话那一刻，中士刘奇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。

“刘排副”这3个字还在心头萦绕，他连忙用手机打开父亲发来的新闻链接。

链接是央视记者拍摄制作的新闻《寻找“刘排副”》。不到4分钟的视频，每一帧画面都深深吸引着刘奇的目光。视频讲述的是82岁老人李庭章70多年如一日，守护烈士“刘排副”墓的故事。

刘奇没想到，烈士的故事在多年以后，竟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与自己产生联系——“刘排副”是他曾祖父的哥哥。

刘奇是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的一名工程机械兵，今年是他在部队服役的第6年。他的父亲曾在武警部队服役，伯父曾在陆军部队服役，一家人都与部队有着特殊的缘分。

反复观看视频新闻后，李庭章与“刘排副”的故事，在刘奇的心湖中掀起了汹涌波涛……

1948年，在安徽省全椒县的大别山余脉一带，发生了一场战斗。渡江战役先遣纵队的一位刘姓副排长在战斗中腹部中弹受伤。4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，把他送到村民李庭章家中养伤。尽管当时李庭章只有7岁，但他踮起脚尖，看到了“刘排副”苍白的脸颊。

“刘排副”养伤期间，战士们主动为村民挑水扫院。由于伤势严重，“刘排副”曾对李庭章的母亲说：“如果我去世了，等战争胜利后，一定要告诉家里人我埋在哪儿。”

不幸的是，年仅27岁的“刘排副”在一周后牺牲了。村民们用自家的门板做成棺椁，将他安葬在山林间，并每年祭扫，代代相传。

从7岁到82岁，李庭章一直在等待着“刘排副”的家人上门寻亲。每当在村里见到陌生人，他总会问：“是来找‘刘排副’的吗？”

今年夏天，经单位领导批准，刘奇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往安徽省全椒县，参加“刘排副”的安葬仪式。然而，刘奇抵达后得知，李庭章老人在今年夏天拍完《寻找“刘排副”》后不久，已带着遗憾离世。

全椒县石沛镇孤山村，是李庭章守护“刘排副”70多年的地方。见到刘奇那一刻，李庭章老人的妻子老泪纵横。为了这一天，她的老伴等了70多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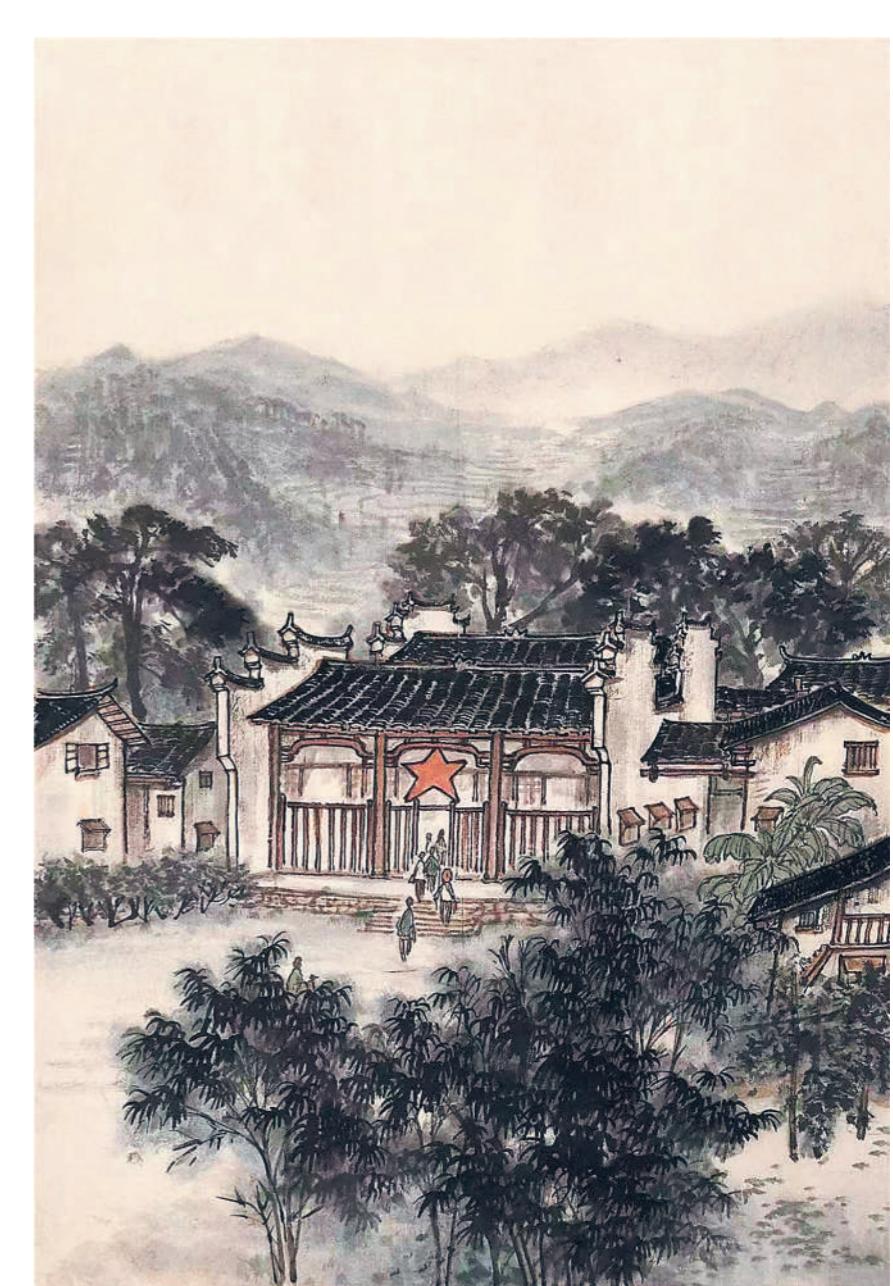
怀着沉重的心情，刘奇在李庭章家陪同下，来到李庭章的墓前。他笔直站立，向老人的墓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深秋的皖东，层林尽染。11月12日，全椒县周岗烈士陵园庄严肃穆。仪式开始后，刘奇护送覆盖国旗的烈士棺椁缓步前行，全体人员肃立注目。

当无字墓碑被刻上鲜红的名字，当刘奇将一杯“家乡土”缓缓撒在棺椁上，李庭章守护多年的“刘排副”，终于以另一种方式“回家”。

秋天的风，吹不散英雄的故事；天空的云，遮不住先烈的光辉。仪式结束后，刘奇独自在“刘排副”的墓前默哀了许久。

凝视墓碑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静默无声，却在山林间久久回响……



瑞金叶坪图（中国画）

宋文治作